

悲喜缠绵七夕词

马俊芬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七夕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日,其附缀的神话传说、专属的女性群体和柔和轻灵的节日风俗,营造了缠绵而浪漫的特殊气氛。影响到文学创作,在七夕词中,凄美哀怨的爱情悲歌和欢乐热闹的节日环境描写,一喜一悲两种相反基调的共同存在及其理趣思想的影响,折射出了文学审美心态的七彩斑斓。

【关键词】七夕词;节日气氛;爱情悲歌;理趣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057-03

节序词作为宋词的一枝,凭借七彩斑斓的节物风情,独特的审美观照,向后世展示了一幅绚丽的世态风情画卷,真实地再现了宋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丰富深邃的时代人文精神。而七夕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日,其附缀的神话传说,专属的女性群体,柔和轻灵的节日风俗,营造了缠绵而浪漫的特殊气氛。影响到文学创作,七夕词意象多倾向小而巧,而意境也多是女性世界的婉约与绵长。在七夕词中,凄美哀怨的爱情悲歌和欢乐热闹的节日环境描写,一喜一悲两种相反基调的共同存在及其理趣思想的影响,折射出了文学审美心态的七彩斑斓。七夕词犹如一朵晕开的纸上花,美丽朦胧,绚丽多姿。

一 欢乐的节日气氛

七夕,古今无价。在所有的节日中,七夕显得特别而浪漫,这是封建社会唯一一个专为妇女的节日。七夕,又称乞巧节或女儿节,从中可以看出这一节日的主要民俗活动就是乞巧,而节日的主要参加人员是妇女。古代文献中关于七夕的最早记载见于《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另外,《荆楚岁时记》也记载道:“七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而《东京梦华录》对这一节日盛况的描绘更为具体隆重:“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在封建社会,儒家严格的纲常制度和自古而来的各种制度束缚,让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没有自由可言。尤其是到了宋代,妇女受到的束缚更加严格。然而,七夕节这一天是不同的。《梦梁录》卷四“七夕”条曰:“……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

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从中可见妇女对于这一节日的重视。七夕词中关于乞巧场面的描述,可谓大观。

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七夕》)

南国。都会繁盛,依然似昔。聚翠羽明珠三市满,楼观涌、参差金碧。乞巧处、家家追乐事,争要做、丰年七夕。愿明年强健,百姓欢娱,还如今日。(张孝祥《二郎神·七夕》)

七夕节,南国都会,琳琅满目的华丽事物,家家户户乞巧宴赏,百姓欢娱,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安康阜康的七夕节日图。

何妨翠烟深处,佳丽拥缯筵,斗巧嬉游。是向夕、穿针竞立,香霏飞浮。(曹勋《忆吹箫七夕》)

青翠树木花草环绕的绣楼上,年轻的女子身着美丽的服饰,摆设好丰富的宴席,一起兴高采烈地斗巧嬉闹。面对着苍穹中的牵牛织女星,穿针引线比赛乞巧,周围霏霏的烟气缭绕,带着她们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企盼轻轻袅袅升浮到空中。其情其境真是如诗如画,让人不胜神往。

再如赵师侠的《鹊桥仙·丁巳七夕》:

明河风细,鹊桥云淡,秋入庭梧先坠。摩孩罗荷叶伞儿轻,总排列、双双对对。

花瓜应节,蛛丝卜巧,望月穿针楼外。不知谁见女儿忙,谩多少、人间欢会。

晴朗的环宇,银河在此夜分外明亮,小孩子拿着荷叶仿效摩罗孩儿正玩的高兴。乞巧楼上,瓜果陈列,姑娘们虔诚地拜月乞巧,欢乐而又温馨。凡此种种,都是描绘七夕之时民间女子忙着拜月乞巧

收稿日期:2007-11-16

作者简介:马俊芬(1984—),女,汉族,山东滨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的欢乐场面。虔诚拜月,欢乐乞巧,封建社会的女子,在这不可多得的特有节日里,尽情地展现着闺中世界的情趣和风采。

二 神话和现实引发的爱情悲歌

七夕节源于古代祖先的星辰崇拜,从节日产生之初就与牛郎织女二星直接相关。七夕文化的长河,源远流长,源头要上溯到《诗经·小雅·大东》篇,而真正附上爱情传说开端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自此牛女爱情成了七夕文学的一大题材。词的最初题材就是描写闺阁爱情的,词的柔媚婉曲,一唱三折最能表现爱情的绵长深幽。七夕词的爱情描写更是荡气回肠,心曲百结。七夕,将千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浓缩在一个时间点上,长久的等待只为今日的一见,销魂的喜悦激荡身心:“微凉入袂,幽欢生座,天上人间满意”(朱淑真《鹊桥仙·七夕》)。然而,“别恨长长欢计短”(欧阳修《渔家傲》),一见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摧心裂肺的分离之痛使天地再次蒙上绵长的离别之愁:“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范成大《鹊桥仙·七夕》)。

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男人承担着国家的安危和小家的生计,战乱的时候他们要出战边关,和平时期则要为了生计辛苦奔走,宦海沉浮,在家的时间是相当少的,中国的传统婚姻观念多的是家国安危、规矩礼仪,少的是男女柔情,因此的文学史上从总有那么多闺阁怨妇。而七夕是属于爱情的,流传千古的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为人们树立了爱情忠贞不渝的典型。长久的分离,肝肠寸断的相思,翘首盼望中终于等来一天的相聚,而后又是漫漫无期的等待,其中的恩怨柔情唯有蕴藉涵永的词才能诠释。

行云过尽星河烂。炉烟未断蛛丝满。想得两眉颦。停针忆远人。

河桥知有路。不解留郎住。天上隔年期。人间长别离。

又:

东飞乌鹊西飞燕。盈盈一水经年见。急雨洗香车。天回河汉斜。离愁千载上。相远长相望。终不似人间。回头万里山。

银河灿烂的七夕夜,袅袅的炉烟静静地升腾起迷蒙的烟雾,乞巧楼上的人忽然停下针线,修眉拧蹙在一起。这样美好欢乐的晚上,是什么惹起了她的忧愁?原来是相会的牛郎织女让她想起尚流浪在外的丈夫。天上的神仙在漫漫的等待中,终于等来了一年一度的相聚,而人间的恋人仍旧是长久的

分离。人间的女子知道路途,却不知道怎么走住丈夫;天上的神仙尽管“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但可以隔河远远相望,然而人间的万水千山阻隔了夫妻彼此的眺望,看到的永远是漫漫长路,等的也是一个遥不可知的归期。这样心酸的爱情和柔肠百结的相思,让多少闺阁女子衣带渐宽,“人比黄花瘦”!陈师道的两首《菩萨蛮》通过天上人间两种分离和相聚的对比,形象地刻画了人间为相思而痛苦的女子形象,唱出了千古怨妇的心酸心声。

然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一首《鹊桥仙》别开新径,化腐朽为神奇,唱了一曲爱情的赞歌: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的上片写牛女相逢,一个“飞”字写出了相聚之急切,“恨”是相思之恨,柔情之恨,然而情人之间一相逢,所有的等待之苦相思之恨都化为青烟,剩下的只有无限的甜蜜。如水的柔情,似梦的佳期,爱情的美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又该分别了!频频回头张望,依依不舍地再次分手。不用悲伤,双方的爱情如果能够始终坚贞不渝,那又何必非要朝朝暮暮厮守在一起呢?只是徒然的感慨吧,也许就是这一观念安慰了中国历史上多少心酸痴情的女子!历来的评论家都认为此词“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①或赞其“歌颂爱情真挚、久长的可贵,命意高过一层”。^②其实,词的最后一句并非是词人要特意赞赏牛女爱情的伟大,把全词连贯起来诵读理解,体会两星相思之苦,可以看出所谓的赞美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安慰。此处,词人是乐笔写哀,更深一层传达出相思的悲哀痛苦。“罗异果,炷名熏。纫针捻线漫纷纷。蓬莱底事回车处,暗想当年钿合分”(郭英祥《鹧鸪天·戊辰七夕》),多少世间女子乞巧祈求的不但是精巧的手艺,美满的爱情才是她们此时此刻最大的奢望。

三 理趣思想影响下的七夕词

宋人重视思理,宣扬义理,注重思辩,崇尚理学的社会风气波及到文学,就会产生有哲理的诗文和词作。一些作家惯于以哲人慧眼扫视生活,以理学观点来指导诗词创作,加重词的机理,使许多诗文哲思、含理趣、染禅味,具有沉厚的理性机趣。反映在七夕词的创作上,则都是对牛女爱情的客观甚至冷漠的评说:

精神契合,风云交际,不在一宵欢聚,乘槎曾得问星津,为我说、因缘如此。(史浩《鹊桥仙七夕》)

痴儿妄想,夜看银汉,要待云车飞度。谁知牛女已尊年,又那得、欢娱意绪(吴潜《鹊桥仙·己未七夕》)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范成大《鹊桥仙·七夕》)

巧人自少拙人多,那牛女、何曾管你(郭应祥《鹊桥仙甲子七夕》)

乞得巧来无用处。世间枉费阵线缕(刘镇《蝶

恋花丁丑七夕》)

巧拙岂关今夕事,奶痴儿、呆女流传缪(宋自逊《贺新郎·七夕》)

诸如此类的词作是宋代七夕词中只占一小部分,其独特的理性思理,另类的写作角度,冷静的心态在朦胧浪漫的七夕氛围中独辟蹊径,折射了词人审美心态的七彩斑斓。这类词虽然审美价值不高,却是对宋代七夕词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大背景的反映,打上了深深的宋代特有的理性烙印,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学与整个大环境的相互联系值得后人深思。

注释:

①明·沈际飞著《草堂诗余正集》,转引自喻朝刚、周航.词林观止[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第374页.

②夏承焘.唐宋词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第78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汉)刘歆撰,晋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梁)宗懔.荆楚岁时记[M].《笔记小说大观》本.

[3](宋)孟元老编,郑之诚注.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宋)周密.武林旧事[M].杭州:西湖书社,1981.

[5]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黄杰.宋词与民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The Sad and Happy Qixi Poetry

MA Jun-f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Qixi, as a peculiar festival, the myths legends, and exclusive female groups, soft and gentle festive customs build a special lingering and romantic atmosphere. Affecting the literature, the works which written in this festival are both sad and beautiful. The contrary coexistence of happiness, sadness and the tone of reasonable thoughts reflect the colorful literary aesthetic mentality.

Key words:Qixi; Festive atmosphere; Sad love; Reasonable interest

(责任编辑:张俊之)